



程史信

15
1549
1





程史



戊寅七月蕊冊拾



門 45  
號 1549  
卷 1

聚 珍 板 印  
中 報 館 做

程史目錄

卷一

張紫微原芝

徐鉉入聘

湯岐公罷相

張元吳昊

琵琶亭術者

施官生

卷二

行都南北內

李順吳曦名識

東坡屬對

藝祖禁讖書

石城堡寨

南陔脫帽

王義豐詩

汴京故城

晉盆杆

犇羴字說

隆興按鞠

富翁五賊

程史目錄



太學祭齋牌

牧牛亭

望江二翁

金華士人滑稽

泉江三地名

黠鬼醞夢

劉改之詩詞

賢已圖

卷三

歲星之祥

機心不自覺

天子門生

趙希光節槩

梓潼神應

館娃浯溪

姑蘇二異人

稼軒論詞

卷四

壽星通犀帶

鄭廣文武詩

周夢與釋語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乾道受書禮

蘇葛策問

宣和御畫

一言悟主

卷五

劉觀堂讀赦詩

看命司

安慶張寇

宸奎堅忍字

見一堂

鳳凰弓

趙良嗣隨軍詩

邵胥增損文書

宣和漲妖

陽山舒城

何處難忘酒

義驗傳

大小寒

卷六

程史

目錄



汪革謠識  
鴻慶銘墓  
快目樓題詩

鐵券故事  
蘇衢人妖  
記龍眠海會圖

卷七

吳畏齋謝贊啓  
優伶詠語  
朝士留刺

楚齊僭冊  
嘉禾篇

卷八

九江郡城  
紫宸廊食  
袁孚論事  
月中人妖

日官失職  
阜城王氣  
鸚鵡諭  
惇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卷九

裕陵聖瑞  
堯舜二字

狀元雙筆

鼈渡橋

正隆南冠

蠲毒圓

燕山先見

魯公拜後

憲聖護醫

萬歲山瑞禽

金陵無名詩

黑虎王醫師

王涇庸醫

卷十

永泰挽章

殿中鵬



劉蘊古

成都貢院

山谷范滂傳

卷十一

李白竹枝詞

周益公降官

王荆公

三忠堂記

卷十二

王盧溪送胡忠簡

呂東萊祭文

味諫軒

大散論賞書

萬春伶語

紫巖二銘

蟻蝶圖

番禺海獠

尊堯集表

臨江四謝

秦檜死報

貓牛盜

龍見赦書

丹稜巽巖

沙世堅

金鯽魚

乾坤鑑法

卷十三

范碑詩跋

武夷先生

水清古琴

卷十四

陳了翁始末

開禧北征

二將失律

鄭少融遷除

淮陰廟

張賢良夢

晦庵感興詩

任元受啓

選人戲語

八陣圖詩

泗州塔院



卷十五

淳熙內禪頌

慶元公議

獻陵疏文

黃潛善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五嶽祠盟記

東松寺題記

律詩

愛莫助之圖

楊良議命

李敬子

郭倪自比諸葛亮

奉詔移偽齊檄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題翠巖寺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詞

滿江紅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附劉瑞雜著

孝娥井銘

寄浮屠慧海

小重山

籲天辯誣通敘

王公祠記



程史卷第一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張紫微原芝

海虞毛晉子晉訂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支龔建二王邸恩  
 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  
 祚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  
 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  
 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不  
 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歲五以天下為  
 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  
 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靈饗有禱  
 茲芝胡為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



于他乃廟產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  
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  
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  
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  
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蠢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上得之喜卽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于建儲云

###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  
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革命之  
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  
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

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  
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巳驗之外皆紊  
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  
莫知其孰譌聞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  
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  
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  
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  
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  
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  
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



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釐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聘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關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一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瓦朮上雨花臺城中秋臺不能遜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頽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關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冤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



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待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

門上方御樓蕪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惶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旣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旣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旣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



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兩陔宗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詘  
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  
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  
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俟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  
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鄰門之酒  
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  
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  
曰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  
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  
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

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其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  
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  
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  
榦叅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  
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  
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  
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  
而得湖陰之計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  
曰昭陵龍去全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  
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爲不及旣而復過是寺又題其



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  
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洋  
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  
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  
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  
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沂得邸報乎重華  
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  
鑲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  
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增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蛄焉耆老相  
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  
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  
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  
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及內作  
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  
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  
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  
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  
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  
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旣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  
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



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邨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下風簷  
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鑿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  
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  
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  
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  
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劍宜生心欲以嚴莊尙讓自期  
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  
亟專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  
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  
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

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  
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  
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餞而汝獨孫諸儕撤  
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國將全汝而何以文  
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寘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  
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  
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  
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  
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子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  
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屢法無驗不可行  
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  
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白業虜有附試畔歸之



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按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負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驚及高景山告蠶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共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

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 晉益村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墜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旣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甃流下其上有利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墮墜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盈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尙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瓷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蟆形製甚



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褻器有銅帶數鏤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鏤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杼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墜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莫余既哀而掄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堙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杼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

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杼復偕送官獨盆偶積宅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二十四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陜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峯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間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邵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



顯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檜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寶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問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蓋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鱗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賸微宵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

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鱗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闔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識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己巳卽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欵於虜甲午卽蜀王位丁酉受虜册二月乙亥隋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於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文較其卽位受册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於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鞫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



侃運甕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帘布沙除地  
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  
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甚低觸於楣俠陛驚噀失色亟  
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  
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英  
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  
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寓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  
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  
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  
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

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唯  
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  
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  
坡逆歛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蘇舌不敢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首有一士鄰於富  
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  
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  
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  
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  
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  
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之命而卒先一年



嘗以註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昆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轡入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佛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壠中

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於朝有詔夷鑿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旁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犬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夷堙詰懣於恍惚固清朝



之所不爲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繫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輶過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千侯瀛館靈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秦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

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爲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卽逃歸槌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勝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



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黷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泄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人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洩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

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與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貨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貨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



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醢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醢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昨曾鍊于篚酌酒于罍而告之曰子葬子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饗幕庾吏因識焉晤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蹶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眞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



王勃名與此樓長究凡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乘疾帥越間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傲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使逼真其詞曰斗酒疏眉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浦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閣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皆似之逾喜垂別調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湯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

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旣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日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悟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幸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博黃秦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  
圖博奕樗蒲之儔咸以爲博者六七八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  
皆竅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織纒  
態靡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晚之曰李  
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  
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  
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程史卷第三八則

相州岳州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於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  
初退師尙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  
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  
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  
日合於房房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  
合於柳留於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馳衍猶及微  
子武王定鼎郊鄩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  
躔而興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脩  
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旣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淪盟有上



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涇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於昴益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己其弟覲力愆憊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璣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

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晝見於閔武堂逆黨恇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鏜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鋸告貨壅草售日囂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忠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鑑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鞫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旣而樣上



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間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竄根於心雖崑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吊古者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錄臧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游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爲哉夫沈酒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鐘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妨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

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己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關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間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於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聞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苧羅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鱸膾曲兮棲烏宿兮嬪嬙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屨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變



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  
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鐘而轉鼓儼麋鹿之容與瞰僧儀  
而觀觀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嗚咽柳顰眉  
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  
於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憎藥石之不知志  
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於此竊謂種蠶亦可哂也  
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  
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白君終焉  
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命谷之義不立悠悠扁舟遂其  
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  
之橘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  
旣挾夫誰納忠可罪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公旣然雍相

與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齊賦浯溪曰予自二  
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  
一瞬而百里歛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  
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  
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嶧臺在北土則危石對立  
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  
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  
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  
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  
觀其一過尙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斃矣夫曲江爲篋中之  
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  
椎民之髓其天之心有不夫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隊厥緒



哉觀鳥兔之威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  
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  
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  
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  
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  
死哉若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  
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  
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  
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  
古語有之投機之會固不容穢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  
則百世之揚解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  
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

茫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  
環轍湘漚過顏元禪卜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未  
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  
忠今兩利中皆無此刻而醒夢復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  
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措紳胥息趙至一  
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間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  
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  
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檜意  
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  
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



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  
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於一日近三館士不  
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  
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  
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  
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  
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實爲東川命幕總  
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  
几下旣而符氏子不預榜總因以他事摺撫之甚峻然卒不能  
滂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馱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

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  
淮陽胸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亂兩  
來寓於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  
旣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  
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  
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  
愈始翕然傳蓑衣瘵病亦有求而不得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相  
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  
詰其故則不肯言寤而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  
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卽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  
以驗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  
有何姓者類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諭



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餒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願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璫奉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番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於觀之內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爲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既答則曰我不能

入觀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驥亦爲之請遂肆筆金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緡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滸招而呼踵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詎道僧者實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鬢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卽予之貧者何既不趨召它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



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話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  
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  
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  
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  
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  
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  
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艸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  
道士日從之游將做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  
不能偕慙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  
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  
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歿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  
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

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獮諭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從輜軒軀所聞因道資中趙  
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共余楊之言曰  
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  
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  
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  
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  
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  
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  
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  
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



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  
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  
免敵錢大失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  
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  
宣撫之任久矣蜀雖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  
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  
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  
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  
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  
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雖驕  
豎于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駭無知爲虜所啗逆  
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尙可爲因勸

以舉義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  
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  
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雖晚尙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  
子冬先君捐館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宣武之節來  
治于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無時  
之哭因謁祭下援手言疇昔獻歆不自勝顧余甚幼遣使從先  
夫入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懼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  
釋經而衛公薨輜車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頰然温厚今想見  
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  
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冲澹無競其素也衛公  
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且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蒞事僅兩旬卽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旣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旣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

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噴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譏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猶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旣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骸魄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韻庵樂府一袞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發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



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及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程史卷第四九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壽星通犀帶

海虞毛晉子晉訂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鏤鏤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旣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旣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  
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  
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謁琴堂坐聞夢與口占  
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兄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  
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  
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  
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願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  
去闍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間書度無所問里士  
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久齋精史學議論亶亶起人意表器局  
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蕃福聞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  
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微  
南溟延祥隸帥閩廣且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  
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  
廣晏然起于坐曰鄭廣鱷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  
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  
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噓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  
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晨繼昏  
縱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扁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



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貨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藏獨餘鑊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僞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間得馬驢驅以歸羹十肆以鬻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寇黃陂之捕吏卽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褻其巾呶于衆闕而出

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自見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覲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逸去而僞券之印楮簾白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愆當露適因其所值耶犬不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苧雜草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櫻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



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  
論丁酉鎮院廼自檢校司空奉靈節度進司徒易鎮洮而已  
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  
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  
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  
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收  
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  
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予以制四夷之命賞賚功而輕重是  
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  
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賤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  
不足直醜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經揖起歸  
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

陵納告楊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  
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  
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闔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  
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  
在中朝從官常存之不專以處辛執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  
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  
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軋  
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  
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  
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問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



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鑲宮  
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  
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  
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  
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語  
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旣挾以無恐益思  
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淪  
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  
儀尙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後卿爲相上一日  
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

旺未遣虜屢以爲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  
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使當理會  
屬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  
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  
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  
天下之人以爲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中使降下王弗  
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  
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借行先與北館伴議論尋朝廷將  
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  
許夫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  
小而圖其大他時翦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  
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



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偕虞  
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顯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  
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爲  
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  
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鄆漢例施  
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  
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間  
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  
志將有爲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  
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  
仰贊廟謨爲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  
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

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日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  
實謀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  
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  
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  
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之有機動惟厥時  
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  
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  
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狂直突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  
而錄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國范起居郎假資政  
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爲祈  
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  
洵官屬皆憚行有諺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費不執則戮



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其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  
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麩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  
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臯侍  
御史元顏溫迂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  
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  
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入初跪進國書隨伏奏曰  
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  
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摺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駭顧諱其宣  
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使者未  
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冉三范不爲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  
寧死於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  
綱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

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  
上臣僚往來紛然旣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  
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言取奏去是日綱押宴  
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  
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令  
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  
夏人所獲致之虜廷雍酋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  
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印文皦然可識  
范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  
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  
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  
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尙他有廷臣謀議可



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富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旣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温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也閤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冒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

上震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勾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富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旣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摘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旣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



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  
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迺追靈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  
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道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  
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聞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  
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  
一而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